

我住此海門國十有二年境界大海觀察大
海思惟大海無量無邊思惟大海甚深難得
源底思惟大海漸漸深廣思惟大海無量妙
寶而莊嚴之思惟大海無量水聚思惟大海
水色種種不可思議思惟大海大身聚生之
所依止思惟大海水注所居思惟大海大雲

應縣木塔遠代秘藏

此大海莊嚴於此大海者不作是念已即見
海成水輪之際妙寶遺華自然涌出伊那尼

山西省文物局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主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趙樸初題



文物出版社出版

書名題簽	趙樸初
圖版攝影	李文奎
封面設計	曹潔
版面設計	梁野
責任編輯	張聖福
	南林
	顧棣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山西省文物局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主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北京市美通印刷廠製版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一九九一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二五〇元

787×1092 1/8 印張:79.5
ISBN 7-5010-0518-4/K·202

前言

張暢耕 鄭恩淮 畢素娟

山西省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以下簡稱木塔），建于契丹清寧二年（公元一〇五六年），是我國古代建築中的瑰寶。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木塔建成九百餘年來，由于地震、風雨剝蝕及戰爭等自然與人為災害的影響，致使部份承重構件壓損劈裂，易損構件殘缺腐朽，塔身已明顯變形，磚石階基也局部塌毀。十年動亂之初，塔內塑像又遭破壞。

一九七三年八月，國家文物局邀請建築專家楊廷寶、盧繩、劉致平、祁英濤、陳明達、羅哲文、莫宗江、陶逸鐘、于倬雲、方奎光等人進行實地勘查。經過論證，專家們認為，根據我國的經濟技術條件，對木塔的保护與維修，應以抗禦六級地震為目標，不落架結構加固。從一九七四年起，木塔實施了搶險加固工程。施工過程中，在四層主像內意外地發現了遼代秘藏。

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的专业人員祁英濤、李竹君、孟繁興、張暢耕、劉乃勤、張永權及參予施工的專家李世温等七人，由祁英濤主持，自上而下檢查木塔各層塑像的殘破狀況，研究保護措施。

四層主像（圖一）胸背部開洞。從殘破處發現，塑像係木構骨架，裝板纏繩，外敷薄泥，裝飾成型。木架中柱寬二十、厚十五厘米。中柱上端相當塑像胸部，有一長、寬各十五厘米，深十厘米的凹槽，槽外原有鐵皮罩板（部份鐵釘尚存）。凹槽內藏物已失。凹槽以下，前端有一與中柱略等、木板圍製的長方形豎槽。孟繁興以木棍探之，覺得內中有物。諸同仁再探亦然。但無法窺視，且伸手不及。為弄清究竟，取來當地自地爐中挾取炭火的特長柄鐵鉗，試挾之，出卷軸兩件，一為遼藏單卷《妙法蓮花經卷第二》在《》，一為繪畫《採藥圖》。在場人員，群情振奮，本為檢查塑像，頓成清理四層塑像內秘藏。鑒于挾火鉗損傷文物，且愈向下愈難提取，經研究，揭開了豎槽外邊的部份塑泥、槽板。發現秘藏經卷分層立放于豎槽之內（圖二）。豎槽下端與塑像盤膝部的木骨架相接，其間散亂放置經卷及碎片。並有黃鼠骨架一具。顯係經卷入藏後，受到黃鼠的擾亂，致豎槽下端破裂，槽內經卷被撕咬下沉，部份落入盤膝部位。倘非如此，秘藏出于動亂之初，定將毀于一炬。此亦不幸中之萬幸！

前此，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在木塔三層佛座下，發現一花式銀盒，內盛七寶，舍利佛牙與摺疊的《釋迦說法相》三幅。從木塔各層塑像的殘破痕迹判斷。唯第四層主像木構骨架中柱上端有凹槽，銀盒入槽，尺寸吻合。推斷此花式銀盒，是十年動亂之初，有人從四層主像胸部凹槽內移藏于三層佛壇座下未能取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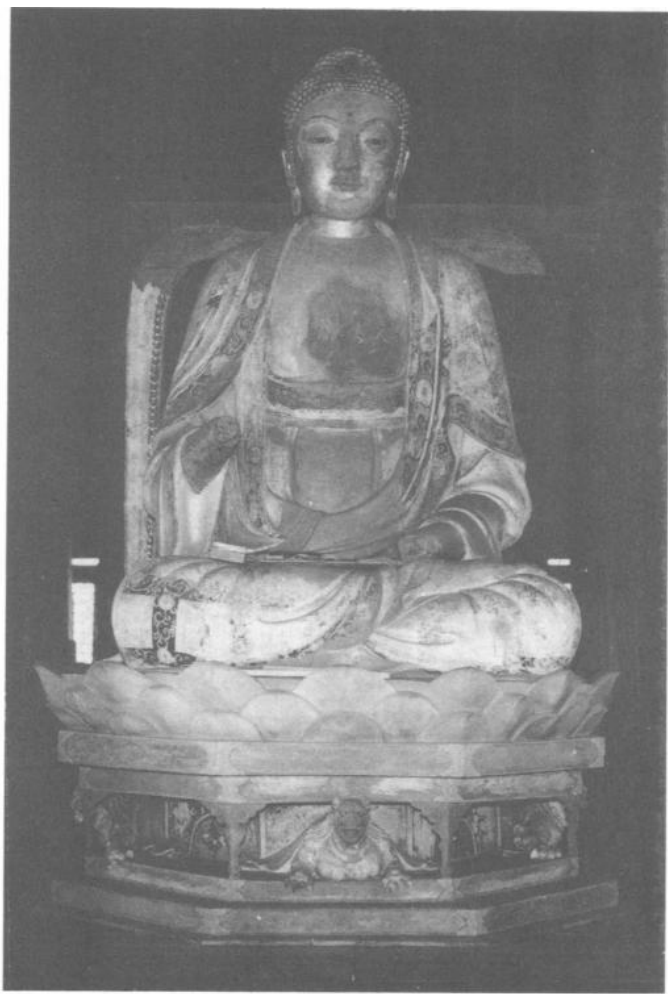
又，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在木塔第二層主像木構骨架中柱上端之凹槽內，發現銀盒一件，內盛七寶與舍利佛牙。惜因盜殘毀。凹槽的長、寬、深均十厘米，外部亦罩一薄鐵板。

在清理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四層主像雖經歷代重妝，但未見二次塑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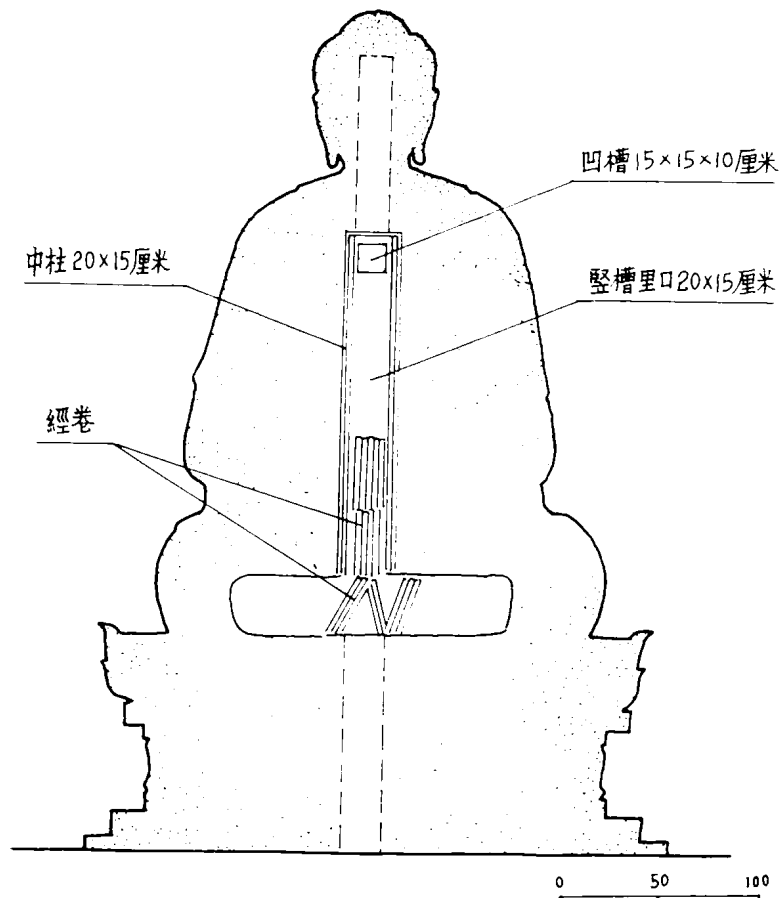
二

這批文物在塑像內秘藏八百餘年，置于豎槽上部者，鼠迹不至，保存良好。豎槽下部者迭經鼠患，糞尿狼藉，部份經卷被撕成殘片，或糜爛成團。《熾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畫幅膠結，稍稍展動即乾裂脫色。《涅槃義記第八》粘結如棒。保護這批文物的第一步工作，需將殘污的經卷及數量可觀的碎片清洗、展平、校核、復位。為此，修復工作必須與整理研究相結合。

根據國家文物局的安排，一九七九年七月，山西省文物局與中國歷史博物館組成應縣木塔遼代文物整理組，負責文物的整理與研究。殘片核校是參照《影印宋磧砂藏經》和《新修大正藏經》，結合字形、紙質、磕口，逐句拼對。此項工作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這批文物的修復



圖一 四層主像



圖二 四層主像示意圖

裝裱，是由北京榮寶齋承擔的。該店的張貴桐、王家瑞、馮鵬生、李振東等技師，與文物部門密切配合，充分運用我國傳統的書畫裝裱和古籍修補經驗，堅持以保護為主，恢復原貌的原則，改進、完善了水中清洗的技術，使殘破不堪的經卷、古籍、佛畫，恢復原貌，為這批珍貴文物的長期保存與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

經修復後統計，木塔塑像秘藏遼文物共九十二件（組）。其中，二、四層主像所出的七珍與舍利佛牙以二組計。如按件計，兩組共七十件，則總計為一百六十件。

壹、遼藏十二單卷（見叙錄一至一二）

叙錄號	經名	譯者	千字文編號	版式	每紙行數	每行字數	體字	附註
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七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垂 109	每紙均刻有小字「華嚴四十七」、版碼及「垂」字。每紙背面均有一長方形陽文楷書「寶嚴」戳記。四周單綫邊框。	27	17-18	楷書	軸、桿、縹帶皆係原物。卷首畫為護法天王像。本卷為六十卷本。
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四	（唐實叉難陀譯）	愛 113	每紙均刻有小字「大花嚴經二十四」、版碼及「愛」字。上下雙綫邊框。	28	15	楷書	本卷為八十卷本。
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六	（唐實叉難陀譯）	愛 113	每紙均刻有小字「大花嚴經二十六」、版碼及「愛」字。上下雙綫邊框。	28	15	楷書	本卷為八十卷本。
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十一	（唐實叉難陀譯）	首 116	每紙均刻有小字「大花嚴經五十一」、版碼及「首」字。上下雙綫邊框。	28	15	楷書	本卷為八十卷本。因無整紙，故不知每紙行數。
五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在 131	每紙均刻有小字「第二」及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28	17	楷書	
六	稱讚大乘功德經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女 161	每紙均刻有小字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28	16-17	楷書	此次發現刻經中最完整的一卷。軸、桿、縹帶皆係原物。卷尾有題記。
七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摩 181	每紙均刻有小字「大法炬陀羅尼十三」、版碼及「摩」字。每紙背面均蓋有長方形雙邊楷書「神坡雲泉院藏經記」朱印。四周單綫邊框。	27	17-18	楷書	卷首畫為說法圖。軸為原軸。
八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一		欲 190	每紙均刻有小字「報恩經一」版碼及「欲字號」。四周單綫邊框。	27	17-18	楷書	《閱藏知津》卷九云：「出後漢錄」。無譯者。

九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清 264	每紙均刻有小字「中阿含經三十六」、版碼及「清」。每紙背面均蓋有長方形陽文楷書「神城雲泉院藏經記」朱印。四周單綫邊框。	27	17	楷書 工整	卷首畫為說法圖。
一〇	阿毗達磨發智論卷第十三	尊者迦多衍尼子造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弟 356	每紙均刻有小字「發智論第十三」、版碼及「弟字號」。四周單綫邊框。	27	17-18	楷書 工整	卷首存一殘邊。
一一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臣法天奉詔譯	刻 527	每紙均刻有小字「大乘聖無量壽陀羅尼經」、版碼及「刻」字。四周單綫邊框。	27	17	楷書 工整	卷首畫僅存一殘邊。
一二	一切佛菩薩名集卷第六	利州太子寺講經論沙門德雲集	勿 564	每紙均刻有小字「佛菩薩名集六」、版碼及「勿」字。四周單綫邊框。	28	12-21	楷書	

以上十二卷皆是卷子本，完整者軸、桿、縹帶、別子俱存。五卷有卷首畫。三卷見有藏經戳記。其共同特點是：

(一) 千字文帙號，本藏部份皆與石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相合，與《房山雲居寺石經》之遼金兩代刻經相合。本藏以後者亦與《房山雲居寺石經》之遼金刻經相合。

(二) 款式。硬黃紙（藏經紙），卷軸裝。光潔堅韌，入潢避蠹。

(三) 每紙十八行，行十五至十八字，各紙有小字版碼、經名、帙號。

(四) 文字無諱。

前此，遼藏在世間向無傳本，被稱為「虛幻的大藏經」。應縣木塔遼代秘藏的發現，這一歷史至此結束。統和廿一年沙門道讓復刻的《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女》的發現，確證遼藏始雕于聖宗統和時期。

貳、刻經三十五卷（叙錄一二至四七）

叙錄號	經名	譯者	版式	每紙行數	每行字數	附注
一三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甲）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一」及版碼。上下雙綫邊框內有金剛杵及寶珠紋飾。有音義七行。	26	15-16	卷尾經名上方有朱繪寶珠，下有朱書「在」字，為補入者所加。無諱。
一四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乙）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一」及版碼。上下單綫邊框。	28	17	無諱。
一五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丙）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一」及版碼。上下單綫邊框。	28	17	本卷發現時，已由卷軸裝改為冊裝，書口用紙粘連，書背右上方用一細繩串連。無諱。
一六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甲）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三」及版碼。經名及品名下均有一結跏趺坐佛像。四周雙綫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雲紋飾。	30	16-17	無諱。

一七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乙)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三」及版碼。品名下均有一結跏趺坐佛像。四周雙綫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雲紋飾。	30	16-17	卷首畫為「妙法蓮華經窮子喻」、「妙法蓮華經藥草喻」、「迦葉授記得名曰光明如來」經變。無諱。
一八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甲)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四」及版碼。經名下均有一結跏趺坐佛像。四周雙綫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雲紋飾。有音義五行。	30-32	17-20	卷首畫為本卷各品經變。無諱。
一九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乙)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四」及版碼。經名下有一小佛雙手合十端坐蓮臺上。四周雙綫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雲紋飾。有音義五行。	30	17-20	無諱。
二〇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丙)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四」及版碼。四周雙綫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雲紋飾。有音義五行。	26	16	卷尾有題記，經名上方有朱繪摩尼寶珠。無諱。
二一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丁)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四」數處及版碼。每紙背面均有方形楷書陽文「寶集講院」朱印。	28	17	卷首畫僅存城門、人物，左下角有一樊紹筠雕。卷尾經名下有一朱書「珪」字。無諱。
二二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五」及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28	17-20	卷尾經名下有朱書「大姐經」三字。經名上方均有朱繪摩尼寶珠。
二三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七」及版碼。	28	15-18	無諱。
二四	妙法蓮華經卷第八 (甲)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八」及版碼。上下雙綫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雲紋飾。有音義五行。	28	16-20	無諱。
二五	妙法蓮華經卷第八 (乙)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八」及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28	17-18	卷首畫為本卷各品經變，有十三處榜題。無諱。
二六	妙法蓮華經卷第八 (丙)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八」及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28	17-18	卷首畫為本卷諸品經變，榜題十三處。內容同上卷，但非同版。無諱。
二七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一」及頁碼。四周雙綫邊框。	16	16-17	卷首畫僅存半頁。無諱。有墨書題記。
二八	大方便佛報恩經優 波離品第八		經名下有一小字「六」。			僅存一紙上半部分。
二九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 王經卷上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 奉詔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一」及版碼。上下單綫邊框。	30	16	無諱。
三〇	佛說八師經一卷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 譯	每紙均刻有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14	18	卷尾題記二十一字。
三一	佛說觀世音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 羅什譯)	每紙均刻有小字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28	18-21	無諱。
三二	高王觀世音經一卷		第二紙有版碼，第三紙有「高王經」及版碼「三」。四周單綫邊框。	26	16	卷首畫。卷尾題記十四字。無諱。
三三	佛名集		版心有頁碼。上下單綫邊框，左右雙綫邊框。	10	7-11	無諱。
三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卷第四下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撰	每紙均刻有小字「華嚴疏四下」及版碼。四周單綫邊框。	34	24-25	第六六、六八、六九、七〇、七一、七三紙背面有方形篆書陽文「福慧邑記」朱印。無諱。

三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演義鈔卷第一上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撰	每紙均刻有小字「華嚴抄一上」及版碼。四周 單綫邊框。	30	20	避諱。卷尾有朱書「涿州寶嚴寺僧，可 救。」
三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演義鈔卷第一下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撰	每紙均刻有小字「華嚴抄一下」及版碼。四周 單綫邊框。	30	20	避諱。每紙背面均有朱印：「葉」。
三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演義鈔卷第五上半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撰	每紙均刻有小字「華嚴抄五上半」及版碼。四 周單綫邊框。	30	21-22	無諱。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
三八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演義鈔卷第五上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撰	每紙均刻有小字「華嚴抄五上」及版碼。四周 單綫邊框。	30	20	避諱。卷尾經名下刻有「顯處嚴竟」四 字。
三九	大華嚴經卷第一上		四周雙綫邊框。			磁青紙，僅存包首。經文無存。原與經 文銜接處有粘附印本「大方廣佛華嚴 經」殘紙一條。
四〇	上生經疏科文一卷	燕臺憫忠寺沙門註明 改定	每紙均有版碼。每一小經題上均有朱繪摩尼寶 珠。	40		卷尾有題記。
四一	釋摩訶衍論通贊疏卷 第十	(守臻述)	每紙均刻有小字「通贊疏十」及版碼。四周單 綫邊框。	28	18	卷尾有題記。避諱。每兩紙接縫處均有 「應州文書」朱印。
四二	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 卷下	(守臻述)	第八紙至第十五紙，每紙均刻有小字「通贊科 下」及版碼。	28		卷尾有題記。避諱。有「宣賜燕京」朱 印。
四三	成唯識論述記應新抄 科文卷第三	燕臺憫忠寺沙門註明 述	全卷皆用連綫表示科文。每紙均刻有小字「科 三」及版碼(三十紙沒有)。四周單綫邊框。	30		各紙均有施紙人和雕工姓名。
四四	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 新抄卷第二	燕臺憫忠寺沙門註明 述	每紙均刻有小字「法抄二」及版碼。四周單綫 邊框。	32	20-22	卷尾有題記。無諱。
四五	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 新抄卷第六	燕臺憫忠寺沙門註明 述	每紙均刻有小字「法抄六」及版碼。四周單綫 邊框。	32	18-23	卷尾有題記。
四六	涅槃義紀第八	隋慧遠述	每紙均刻有小字「第八」及版碼。四周單綫邊 框。	26	20-23	無諱。
四七	八師經報應記		四周單綫邊框。			避諱。大明咒的「明」字未缺筆。此記 描述嘉祐二年劍州人陳晦之「凌轢平 民，淫污良家」得惡報的故事。

從題記看，刻經年代是統和八年到咸雍七年(公元九九〇——一〇七〇年)，歷時八十餘載。刻經地點多為燕京。其特點是：

(一) 如諸經所云，書寫、刻印、講誦、傳佈佛經是一大功德，更可祈福迴向。遼朝各界，資刻佛經概出此目的。題記可證。

「所有講贊功德迴施法界有情」(《上生經疏科文》卷尾題記，叙錄四〇)。

「五十六紙，雲州節度副使張肅一紙，李壽三紙，李延玉五紙，應州副使李胤兩紙，趙俊等四十五人同雕。伏願上資聖主，下蔭四
生，聞法衆流，多聰聖惠，龍花同遇，覺道齊登。法界有情，增益利樂。」(《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抄卷第六》卷尾題記，叙錄四

五)

「經版主前家令判官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馮紹文，抽己分之財，特命良工書寫。雕成妙法蓮華經壹部，印造

流通。伏願承此功德，迴施法界有情，同霑利樂。」（《妙法蓮華經卷第四》卷尾題記，叙錄二〇）。

「李韓氏奉爲亡夫應夢雕施。」（《佛說八師經壹卷》卷尾題記，叙錄三〇）。

爲了祈福迴向，競相資刻的結果是一經多版。如號稱諸經之王的《法華經》，就出現了四種不同的版本。

（二）款式的變化。三十五卷中，三十卷爲卷子本，四卷爲蝶裝本，一卷（《妙法蓮花經卷第一》），叙錄一三）原爲卷子本，後改經摺裝，並用紙補加書口，墨繪邊框。可能是由於卷子破損，僧人爲便于誦讀而改裝的。卷子本的行數、字數，不似藏經那樣嚴整。如統和時期刻印的《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抄》，每紙爲三十二行，行十八——二十三字。道宗以後刻印的《大方廣佛花嚴經疏演義鈔》，每紙三十行，行二十字。但咸雍七年由「印經院判官提點」，「弘法寺奉宣雕造」的《釋摩訶衍論通贊疏》及科文（叙錄四一、四二），仍維持每紙二十八行，行十八字的藏經款式。

（三）諱字。凡有「咸雍」紀年或雕印于道宗時期者（如《八師經報應記》，叙錄四七），諱「億、光、明、賢、真、基」諸字之末筆，其傍出、諧音不諱（「明」字諱末兩筆）。

（四）遼藏補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叙錄一三）之卷尾經名下，有朱書「在」字。應是以刻本補充大藏經缺卷時所書。

（五）遼代高僧的著述，如證明的《上生經疏科文一卷》、《成唯識論述記應新抄科文卷第三》、《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抄》卷第二、第六；守臻的《釋摩訶衍論通贊疏卷第十》、《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卷下》等六卷，雖爲高麗國師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所收，但向無傳本，彌足珍貴。

叁、寫經八卷（叙錄四八至五五）

叙錄號	名稱	款式	附註
四八	成唯識論第一 盡	硬黃紙，卷軸裝，十七紙，烏絲欄，二十八行，行十六、七字。	無諱。經背有「應州延福寺藏」朱印。
四九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皮紙，卷軸裝。	法天奉詔譯，避遼諱。
五〇	勸懲悔文·略示戒相儀·毗奈耶藏近事優婆塞五戒本合卷	薄麻紙，卷軸裝，存二十六紙。	避遼諱。題記有「燕京水泰寺崇祿大夫守司徒通慧大師賜紫沙門守臻集」、「覺花島海雲寺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賜紫沙門孝思集」。全卷爲人所書。
五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玄鏡記卷第三上半	麻紙，綫裝成冊	存一、七兩頁。

五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十迴向品疏	麻紙，卷軸裝。	卷背有經解，書法為上品。
五三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文	麻紙，卷軸裝，原有烏絲欄	避遼諱。
五四	科文殘卷	麻紙，卷軸裝。	避遼諱。
五五	佛說延壽經	麻紙入潢，烏絲欄，存十四行，行十八至二十字	

(一) 遼藏寫本。《成唯識論卷第一 盡》之款式，帙號均與房山雲居寺石經遼刻同論相合，文字無諱，且有「應州延福寺藏」戳記，是遼藏早期寫本，十分難得。

(二) 遼代名僧守臻集撰的《略示戒相儀》、思孝集撰的《毗奈耶藏近事優婆塞五戒本》、沙門思積集撰的《大方廣佛花嚴經隨疏演義鈔玄鏡記》等，均不見於著錄，皆是孤本。

(三)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文》，撰人不能確指，見于《新編諸宗教藏總錄》，早佚，此寫本亦是孤本。

(四) 科文殘卷（叙錄五四），是應州沙門所作科文手稿，尤屬難得。

(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十迴向品疏》，草書流暢，功力頗深，為遼代書法之上品。

(六) 《法華經手記第七》，書于重熙十年，文字無諱，是興宗時不諱的重要實證。

肆、雜刻、雜抄二十八件（叙錄五六至八三）

叙錄號	名稱	款式	附註
五六	蒙求	麻紙，蝴蝶裝。	避遼諱，存七頁。
五七	新雕諸雜讀壹策	麻紙，蝴蝶裝。	題「燕臺大憫忠寺」，無諱。
五八	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封	麻紙，略成方形。	乾統時所刻。
五九	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封	封套形，有扁書條印及傳戒僧押署。	
六〇	菩薩戒壇所牒封	封套形，有扁書條印，押署。	
六一	菩薩戒壇所牒	麻紙，略作方形。	殘缺，天慶時刻。
六二	講經啓	麻紙，長方帖形。	大康時刻，題「五臺山松子欲下水院」。
六三	卜筮書殘頁	麻紙，原為蝶裝。	僅存半頁。
六四	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	皮紙入潢，卷軸裝。	無諱，未見著錄。

六五	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	皮紙入潢，卷軸裝。	無諱，與上卷為同經的不同抄本。
六六	梵網經手記卷第二	皮紙入潢，卷軸裝，烏絲欄。	無諱，為疏抄手記，廣徵博引。
六七	法華經手記卷第七	麻紙，卷軸裝。	無諱，卷尾題「重熙十年八月八日寫終記聖壽院門人奉能」。
六八	發菩提心戒本、大乘八關齋戒儀、菩薩十無盡戒儀	麻紙，卷軸裝。	避遼諱。中有題識：「天慶二年歲次壬辰四月十一日實宮寺第八壇」、「應州實宮寺四月十一日發風」。
六九	十戒戒本	麻紙，卷軸裝，軸桿新配。	無諱。
七〇	受戒發願文	麻紙入潢，卷軸裝，軸桿新配。	無諱。
七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抄卷第一并序	麻紙，綫裝成冊。	避遼諱。原為散頁，修復成冊。
七二	隨疏演義抄經題、撰人譯疏	白麻紙，卷軸裝，軸桿新配。	避遼諱。
七三	佛本生經變相目錄	麻紙。	殘頁二片。
七四	經疏抄記	白麻紙，卷軸裝，軸桿新配。	避遼諱。
七五	應州當寺沙門祈福願文	麻紙，卷軸裝，軸桿新配。	遼末寫本。
七六	圓教四門問答	麻紙，卷軸裝，軸桿新配。	遼末寫本。
七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勸善文合冊	麻紙，綫裝成冊。	遼末寫本。
七八	法華經筆記	麻紙入潢，卷軸裝，烏絲欄。	
七九	天親菩薩造第一論	麻紙，卷軸裝。	避遼諱。
八〇	雜抄	麻紙，入潢，卷軸裝。	無諱，正背面皆有文字。
八一	僧光章為賣常住什畜狀	麻紙，修復成卷。	無諱，寫于乾統二年。
八二	五言詩偈殘卷	麻紙，修復成卷。	
八三	菩薩戒壇消文卷中包首	麻紙，入潢。	有竹篾天桿，墨書簽條，經文無存。

雜刻八種。《蒙求》為世所僅存的遼版書，蝴蝶裝，末字缺筆避諱，天頭尚有兒童戲作，時代氣息強烈，屬難得珍本。《新雕諸雜讀壹策》為燕京大憫忠寺梓行佛讚之書單，《講經啓》實即請貼。《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菩薩戒壇所牒》，俗稱戒牒或度牒，為僧人受戒出家之憑證。玉泉寺牒，遼乾統時印製，牒封尚存，牒文完整，為我國現存時代最早的戒牒。

雜抄二十件。約略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僧事活動所需者，如《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不見于著錄，為遼僧借經附會摘編的治病雜方。《發菩提心戒本、大乘八關齋戒儀、菩薩十無盡戒儀合卷》、《十戒戒本》、《受戒發願文》、《應州當寺沙門祈福願文》等，或為遼天慶二年應州實宮寺傳戒之本，或為習戒沙門發願之作。另一類為應州沙門學習佛典的筆記。如《梵網經手記》第二、《法華經手記》第七、《經疏雜抄》等。《佛本生經變相目錄》，反映了本生故事畫流佈民間的情況，可透視遼代佛教美術的一個側面。《僧光章為賣常住什畜狀》，揭示了遼代寺院經濟生活的一斑。雜刻雜抄內容豐富，為研究遼代佛教，提供了難得的手書資料。

伍、佛像七幅（叙錄八四至九〇）

《採藥圖》與遼藏單卷共出于四層主像豎槽之上端（相當胸部）。唯因圖像黑髮結團，或解作神農氏。蓋悉達太子出家換着獵裝前，即已剃髮。《熾盛光佛降九曜星官宿相》，縱九四·六厘米，橫五〇厘米，表現了佛于淨居天宮演說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的宏大場面，為古代着色立幅中時代最早且最大者。

《藥師琉璃光佛》（同版兩幅）為《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變相。作自民間，構圖簡明，故為稀有。彩印絹本《釋迦說法相》（同版三幅）成于遼代，在我國屬首次發現。這件套色印刷的先驅性作品，為印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實證。

諸像立幅，皆坊間所作，裝裱簡易，如《採藥圖》原為條幅，麻紙地，有竹箴天桿，未見軸。又如《藥師琉璃光佛》，皮紙，畫心上部接裱墨印連錢紋紙，原為條幅，有荆條地軸。如此樸質無華，淡泊敬誠，流佈民間，秘藏千載，今日已成爲研究遼代民間美術的重要文物。

陸、七珍、舍利佛牙（叙錄九一、九二）

編號	名稱	數量	附註
一	琥珀珠	1	松香以代琥珀
二	開元通寶	4	一背面有仰月痕
	唐國通寶	1	
	景德元寶	2	
	天禧通寶	4	
三	金幣	1	「和」字一邊斷裂
	宣和通寶	1	
四	水晶珠	1	
五	沉香木	2	
六	香泥餅	10	
七	銀箔	2	
八	舍利佛牙	1	牙身凹處鑲有舍利子
九	花式銀盒	1	高六厘米·徑十二·五厘米
一〇	蠟繡黃地白點提花羅經袱	1	方形

編號	名稱	數量	附註
一	水晶葫蘆	1	
二	水晶珠	1	
三	香泥鑿·珠串	1	用一長三十五厘米的淺藍色絲繩串連
四	沉香木	11	總重一九·六克
五	水晶石	1	重二五·一克
六	琥珀珠	1	以松香代，重十克
七	香泥餅	17	
八	舍利佛牙	1	牙身凹處鑲舍利子
九	銀盒殘蓋	1	原爲筒狀
一〇	黃羅經袱	1	方形

皆係裝藏珍物。如四層所出者，以金幣、銀箔、松香、水晶珠、銅錢、沉香木、香泥餅等，象徵佛釋七珍物。舍利佛牙爲牙形骨質，根部嵌細珠即舍利子。另有經袱包裹着的彩印《釋迦說法相》三幅，共盛于花式銀盒內，置于主像心間部位。

四

關於這批文物藏入塑像的年代，需考慮如下因素：

- (一) 遼代題記中，以《菩薩戒壇所牒》（叙錄六一）、《發菩提心戒本、大乘八關齋戒儀、菩薩十無盡戒儀》合卷（叙錄六八）的天慶紀年（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二〇年）為最晚；
- (二) 見有北宋末年徽宗趙佶時期的「宣和通寶」金幣；
- (三) 《妙法蓮花經卷一》（叙錄二七）內有墨書「天會」題記，係金太宗紀年。北宋與遼同年終結，其時已是金天會三年（一一二五年）；
- (四) 木塔四層主像與晉北現有遼金塑像風格一致。比例勻稱，圓潤豐滿，下頷有細月紋；
- (五) 在提取秘藏文物過程中，佛像未見二次塑痕迹；
- (六) 另據《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牌題記的探討》（《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山西朔縣遼杭芳園棲靈寺碑考》（《遼金史論集》第二集）二文的推斷，木塔塑像年代要比建塔年代為晚，存在「遼塔金像」的可能；
- (七) 祁英濤撰《應縣木塔幾項碳十四測定》（未刊稿）稱：「四層主佛像木骨測定年代為距今八四〇±七五五年，木骨的年代應為公元一一一〇年。上限為公元一〇四五年，下限為公元一一八五年。測定數據比建塔時間晚五十四年，比上限晚一百二十九年，只有下限超過九年。據此測定數據，四層主佛像的年代應晚于建塔年代……根據三層釋迦塔木牌題記，這個塑像應是金明昌六年（公元一一九五年）時木塔「增修益完」的作品」。

綜上所述，依題記和貨幣的遼（天慶）、宋（宣和）、金（天會）紀年，以及諸家之研究，這批文物的入藏時間，應為遼末金初。換言之，木塔四層主像是在遼末金初塑造的。

顯密二教于造像時俱有裝像之說，謂用舍利，以法身舍利為主，即五大陀羅尼咒。此外，或附經卷，則大乘經律論安于心間以上，小乘經律論安在心間以下。但前說不見于早期經傳，皆清代所云。今應縣木塔秘藏為此提供了一個遼代實例。以四層主像所見：

相當心間置花式銀盒，內盛金、銀、銅、琉璃、瑪瑙、碑磬、沉香等七珍物和舍利佛牙及《釋迦說法相》三幅。

心間以下，木板圍作的豎槽內上下整齊排列裝有遼藏單卷、刻經、寫經及諸佛畫。佛書中大小乘、顯密二教之經律論章疏皆見。盤膝部位見有雜刻雜抄、經啓、卜筮書、啓蒙書、筆記、手稿、諸雜贊、變相目錄、申訴狀等。

這一秘藏雖經黃鼠擾亂，十年動亂之初塑像又遭破壞，但心間、豎槽、盤膝各部文物的時限一致，是同時入藏者。進而言之，塑像的製作過程，亦需先做木骨架，次裝板，次纏繩，後敷泥。文物必需在此之前放進佛像內。

四層主像的裝像意圖是明顯的，並經過精心安排：以內盛舍利、七珍、釋迦像的銀盒喻心，備極尊貴。以經律論、章疏喻臟，尤為得體。十二遼藏單卷，涉及本藏、宋新譯經、遼僧著述、兼及顯密、二乘，實象徵遼朝大藏。以《法華》、《華嚴》之經論章疏為多，無礙大師證明之作有三種四卷，凡此皆反映裝藏主持僧為慈恩宗大德。

至于盤膝部之裝藏內容龐雜，甚至不應進入佛像的雜抄什物都裝入了，應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

按遼末天祚帝失政，「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蠱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遼史》卷三十）保大二年三月，天祚帝耶律延禧亡奔夾山，金破雲中、朔、應等州。同一時間，遼燕王耶律淳稱帝于燕京，旋亡故。保大四年七月，金兵再破應、蔚等州。保大五年春二月，天祚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顏婁室所獲，遼亡。當此之際，燕、雲陷于戰亂，應州反復于遼金，對佛宮寺僧眾必有驚動。或值塑建四層諸像，或塑像即關時局，而于裝藏之時，經論而外，一切書刻什物，悉數入像，誠有可能。要而言之，木塔四層主像、凹槽豎槽、心臟部位，係遼式裝像。盤膝部位，雜刻雜抄，係遼金亡替之際，倉促入藏者。

五

應縣木塔四層主像內遼代秘藏的發現，為遼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物資料。秘藏文物多係燕京製作。燕京是遼朝五京之一的南京，是遼朝的經濟文化中心，它的成就具有代表性。正因為如此，木塔秘藏面世，對遼文化的研究，已經發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是遼朝大藏經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

一九一二年，日人妻木植良發表《論契丹雕造大藏經的事實》（一），認為遼藏係與宗時雕印，覺苑大師主編。對此結論，六十餘年以來，學術界向無異議。今《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女》題記（叙錄六）證實，遼藏的雕印應早于統和二十一年，否則沙門道讓不能據以復刻。秘藏中的《上生經疏科文》等四卷證明之作（叙錄四〇、四三、四四、四五），皆有題記。與高麗大覺國師義天所撰《新編諸宗教藏總錄》、《跋飛山別傳議》（《釋門正統》卷八），以及輯本《元一統志》、《順天府志》卷七的有關記載相對照，確證證明即是燕京憫忠寺的鈔主無礙大師，道宗時諱明作曉。《重修貞元續錄》三卷，即證明奉聖宗敕所撰。證明是遼藏的主持者，益證遼藏始雕只能是聖宗時期（二）。此兩點的確立，可以糾正一九一二年以來對遼藏雕印時期與主持大德的重大失誤。

秘藏發現的遼藏十二單卷，曾為補本的《妙法蓮花經卷第一》在《寫本》成唯識論卷一盡，再次證實妻木植良關於遼藏本藏部份的千字文帙號，與石晉可洪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相合。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今日已成爲識別遼藏的一個重要的、有效的方法。當然，可洪在第一冊之首即已說明，其書是「依開元釋教錄見人藏大小乘經律論傳七目總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與《開元釋教錄》明顯的不同是，可洪書照錄了河中府方山（山西蒲州）延祚寺大藏的千字文帙號，前者雖分帙而無千字文號。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刻》、《一切佛菩薩名集卷第六勿》的發現，對遼藏研究具有特殊意義。前者（刻

五二七號）居宋新譯經三十帙之首，後者（勿五六四號）為遼僧集撰，重熙二十二年入藏者。此二者之千字文帙號，皆與《房山雲居寺石經》同經相合。雲居寺石經中的宋譯新經、遼僧集著，全係金代鐫刻。這就證實雲居寺石經之金代刻經，確據遼藏復刻（三）。也就是說，房山雲居寺之遼金刻經目錄，實即遼藏的部份經目。從而可以據此探討遼藏闕帙，進而具體地研究全藏五七九帙的經目組成。當前，這一課題已經成了漢文化圈大藏經，特別是經錄學研究的關鍵所在。

其次，木塔秘藏清楚地揭示了遼代佛教的某些特徵，如慈恩宗十分活躍，有了重要發展。

慈恩宗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大乘宗派，為唐玄奘及其弟子窺基所創立，亦稱法相宗或唯識宗。以所譯《瑜伽師地論》、《百法明門論》、《三十唯識論》等所謂「一本十論」為典據。玄奘、窺基以譯立說，編集《成唯識論》為本宗精要。窺基復為《成唯識論》作《述記》和《樞要》，並著《百法論疏》、《因明大疏》、《金剛經論會釋》、《法華玄贊》、《彌勒上生經瑞應疏》等，時稱「百本疏主」。慈恩宗在唐盛行四十餘年，之後消沉。

木塔秘藏却證終遼之世，慈恩宗活躍于燕雲。其代表學僧，即遼朝大藏經的主持者與《重修貞元續錄》三卷的作者，遼朝兩部音義傑作（《續一切經音義》、《龍龜手鏡》）的導師，統和時期燕京佛界的領袖人物，燕京首刹憫忠寺的鈔主，無礙大師證明。其著述僅《新編諸宗教藏總錄》所收者即有六種七十五卷，多為弘揚慈恩之作。

證明為《妙法蓮花經》、《金剛般若經》、《彌勒上生經》作會古通今鈔，又撰《成唯識論詳鏡幽微新鈔》、《百法論金臺義府》，時譽為「鈔主」。《上生經疏科文》（叙錄四〇）為科釋窺基《上生經瑞應疏》。《成唯識論述記應新抄科文卷第三》（叙錄四三）係科釋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第五（本、末）、卷第六（本、末）、卷第七（本、末）之內容。窺基作《妙法蓮花經玄贊》十卷，句疏《法華》。證明之《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鈔》（叙錄四四、四五），是繼窺基對《法華》廣為補述。以慈恩宗義溝通《法華》，唐、五代皆然。證明之作並寫本《法華經手記第七》（叙錄六七），即遼朝之實例。遼天祚帝時期的《應州當寺沙門祈福願文》（叙錄七五）奉獻對方有：「親教和尚當寺首座唯識花嚴大眾等」，此處「唯識」，放在「花嚴」之前，雖屬孤例，却反映慈恩宗在遼末仍有相當影響。

日僧成尋在所著《參天臺五臺山記》卷六云：「大宋國熙寧六年……地北多學慈恩宗，予學玄贊由被告示。小僧問《攝釋鏡水抄》有無。答無由。給以契丹僧作證明抄，即玄贊書也者。」宋熙寧六年時當遼道宗咸雍九年（公元一〇七三年），宋傳法院的三藏師向日僧介紹「地北多學慈恩宗」。今木塔秘藏恰為此提供了實證。所云「證明抄」即秘藏中的《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抄》。足見遼代慈恩宗的影響及于宋朝和日本。

誠然，說遼代慈恩宗有了重要的發展，祇是遼朝佛教的特點之一。前此的研究者認為：「遼代華嚴宗教學發達，振興密教，重顯密結合」、「遼代名僧重視儒學，不專一經一宗，頗有諸經皆通的傾向」（四）等，亦為秘藏文物所證實。之所以專述慈恩，祇是想說明「玄奘窺基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沉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環境互相方圓鑿柄，勢不得不然也。」（五）這一論斷也不盡然。因為在溝通儒佛思想，儒佛理論轉化，即在佛教中國化或中國化的佛教方面，慈恩有其

獨到之處。至少在遼朝，慈恩宗着實興盛發達。如同無礙大師證明之在燕京，作會古通今諸鈔并諸科文，主持雕印大藏，成就了遼朝文化史上劃時期的偉大事業。

再次，從木板雕印這一側面，顯示了燕京文化的歷史成就。

燕雲地區是我國歷史上漢族與北方民族，草原與農耕地域的接壤地帶。公元十世紀，契丹南下燕雲，飲馬黃河，取得並鞏固了對燕雲十六州的統治。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以為陪都。燕京扼南北交通咽喉，是漢與契丹兩種文化傳播、融合的媒介與樞紐。燕京的經濟文化和人才技術，對於契丹社會的迅速向封建制轉化，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木塔秘藏雕板印刷的佛經佛畫，聯綿一百餘年，多係燕京製作。它真實地顯示了此一時期燕京印刷業的發展規模與工藝水平。

僅以遼藏而論，它是我國第二部完整的大藏經。由于底本優秀，校核精當，為後世所稱道。其本藏四八〇帙（天——英）之雕印，據《龍龕手鏡》撰書年代，不遲于統和十年（六）。續刻註明《重修貞元續錄》所收之四十六帙（杜——碑）亦完成于統和時期。（七）聖宗太平時，又據宋藏天禧本，增刻宋新譯經三十一帙（封——說）。興宗御宇，添刻唐朝、本朝所譯密宗佛典及兩朝沙門集著凡八帙（感——多）（八）。道宗清寧、咸雍間敕准入藏的有非濁大師的《新編隨願往生集》、密宗遺經《釋摩訶衍論》、唐釋慧琳的《一切經音義》、道宗之作《華嚴經隨品贊》等共十四帙（士——滅）（九）。至咸雍四年，遼藏共成五七九帙，約六千卷，歷時七十餘年。

如此巨帙的木刻叢書，所需木板之選材、成型、防裂浸作；大量「藏經紙」之選料、製作、防蠹入潢；全藏之編輯、音義校正、書寫、雕板、印刷、裝裱等等，工程十分浩大。既需要精于釋典的佛學大德，還需一批各行業的能工巧匠。

秘藏經卷，長期受鼠害損傷；修復時，又經浸泡揭裱，但仍字迹清楚，紙面光潔，足見墨色之好，刷印之精。所用硬黃紙、麻紙入潢後，時近千年，無一蟲蛀。足證紙質精良，防蠹技術高超。且行格疏朗，方整勻齊，書法秀麗，刀工嫻熟。與現存的《開寶藏》遺珍相比較，在任何方面，均無遜色。

官版大藏而外，坊間亦大量刻印佛經佛畫。秘藏中僅統和時期雕印的《妙法蓮花經》就有四種刻本，扉畫為本經各品變像，場面宏大，刻印精美。官版佛書由印經院統管，燕京弘法寺雕印。坊刻多是刻工承作。題記中的刻工名字，有孫壽益、孫守節、權司辰、趙俊、趙從業、趙從善、穆咸寧、趙守俊、李存讓、樊遵、樊紹筠等人。長篇巨作，由刻工多人合作。如《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鈔》卷第二，為「孫守節等四十七人同雕」，卷第六為「趙俊等四十五人同雕」。作坊見「楊家印造」、「馮家印造」等。

以上表明遼燕京印經院和坊間擁有一批從事書寫、繪畫、雕刻、印刷、裝裱等專業的技術工匠，同時造紙、製墨、鍛造、織作業也相應發達。凡此皆說明，公元十世紀時，燕京是我國雕版印刷的一個重要中心。誠然，註明大師及一大批技術工匠皆是漢人，燕京的經濟文化向為北方之冠。但是，作成遼藏的決定因素是契丹皇帝特別是聖宗、興宗、道宗三朝的佞佛與支持，以及與宋政治上的對立導致了文化上的分庭抗禮。就這個意義上說，木塔秘藏從一個側面，客觀地反映了契丹漢化的歷史進程，以及燕京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木塔遼代秘藏的發現，對於遼藏、遼代佛教和燕京文化的研究，已經發生了重大影響，但現有的研究却僅僅是開始。隨着時間的推